



忧伤的云系列 01



在这个世界上
你终会明白
真正的一无所有
就是你连挥霍的
资格 都没有

我若爱上你
便永远不会背弃你

可我是负罪之人
请不要对我好

《花火》《萤火》联推倔强到让人心疼的少年
“夏木”之后
最绝望的悲情书写

他们对她的爱——埋葬或者爆发
一个不能原谅自己 / 一个不能放下执念
她宁愿自己孤独一生

因为爱你 / 所以欺负你

米箏 / 著

MI ZHENG
WORKS

你 不要 送花给我

You do not bring me flowers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你 送 花 给 我 不 要

You do not bring me flowers

文
米
箏

你不要送花给我

我若爱上了你

便永远不会背弃你

——写在最前面的话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不要送花给我 / 米笋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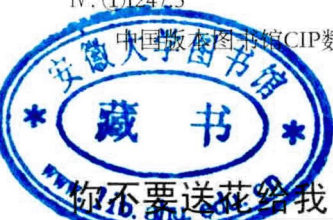
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112-5398-9

I. ①你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5421号



著 者: 米 笋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22197(咨询), 67078870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41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5398-9

定 价: 22.00元



目录 CONTENTS

001 / 楔子

这个值得同情和仇恨，充斥满了“失去”，从来不会“拥有”的世界。

003 / 第一章 当你我重逢于人海中央

几乎只是眨眼的时光，他已经成了成熟而英俊的男人，将娶漂亮而乖巧的女人。而她失败到灰头土脸，和最初相比，没有半点进步。

026 / 第二章 当时谁也不知身后事

噩梦织成一片密密麻麻的网，他最终只能抱着头蹲在原地，伪装鸵鸟谁也寻找不到。

042 / 第三章 岁月教导我们要随遇而安

所有的现实加在一起，狠狠地抽了林今桅一个巴掌。

070 / 第四章 真正的你在哪里又在何时出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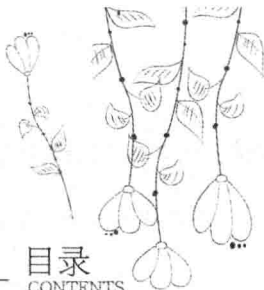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世上人能做到问心无愧已经很艰难，哪里还能去管别人都怎么想。

098 / 第五章 始终无法走出的阴影

在这个瞬间，只要有人朝你伸手，即便曾仇大苦深，你也会跟他离开。从此无论天涯海角，都不离不弃，矢志不渝。

118 / 第六章 梦想之所以如此虚妄

只有当你发现自己连这么一个廉价梦想都无法实现的时候，才会知道现实有多残酷。



135 / 第七章 横跨于世间的天堑

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，她只会抱着干净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绕过去。

157 / 第八章 以爱为名的理由

我想请求你，不要让这件事曝光，因为我想继续和你在一起。

198 / 第九章 不可说出口的话

她总是十分圆滑，明显得罪一大片人的话，于她来说，怎么可能轻易说出口，但她还是那样说了——为了他的公道。

219 / 第十章 想要逃避与一定要面对

他在这瞬觉得，蠢成自己这样子还不如去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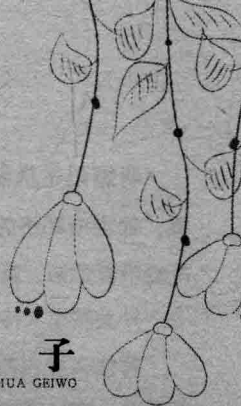
242 / 十一章 或许这世上有孽缘

她是他心中的神，心里告诉自己必须痛恨，但却又无法抑制自己的行为。所以，不可以伤害，不能够亵渎。

264 / 十二章 梦中仿若海市蜃楼的回忆

如果这次换成是我站在原地，你会回头找我吗？

293 / 后记



楔子

NIBUYAO SONGHUA GEIWO

N I B U Y A O S O N G H U A G E I W



明媚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，温柔地拂在手臂上，令人觉得慵懒，他连书都不想再看，随手放在了一边。小阁楼上十分安静，身边散乱地堆着杂物，蔓延着陈旧的气息。

外头院里又传来了喋喋不休的声音，不停地叫着、叫着、叫着……

有什么好叫的？一天到晚都在叫，以为自己上辈子是鸟吗？好烦，烦死了，好讨厌这个声音。

稚嫩的面容上是毫不遮掩的嫌恶表情，他皱起眉头，扭身从窗户低头看下面的院子。几乎就在同一个瞬间，外面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像盛夏里从枝叶繁茂的树荫下经过，头顶嘈杂的蝉鸣声愈奏愈烈，终于到达了沸腾的顶点，在下一秒，突兀地静了下来。

让人在一刹那，产生失聪的错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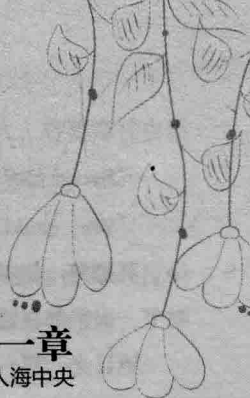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目光渐渐地沉寂下来，仿若流过冬末最冰冷的那一波潮水。忽然觉得胸口极端发闷，像被幼时吃过的年糕黏黏糊糊地堵住了所能用来呼吸的通道。

低下头，他看到鲜红色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从自己手掌里冒出来，似正捧着一个已经涌着滚烫的岩浆，随时都要爆发出来、毁灭整个世界的火山。

外头响起女人尖锐的叫喊声，划破了天空，留下一道永远无法填补的裂缝，而所有的一切，都像一只鸟，扑棱着翅膀，越飞越远。

……

他从梦中醒来，扭头望见窗外的月牙正弯，高高地悬挂在天上，自以为是地怜悯着这个值得同情和仇恨，充斥满了“失去”，从来不会“拥有”的世界。



第一章

当你我重逢于人海中央

N I B U Y A O S O N G H U A G E I W O



“Excuse me?”

“Yes, could I help you?”

莫卿瞥一眼被围着问路的夏续，转过头去望熙熙攘攘的人，过年的时节，大家都在置办年货。

她目光一顿，看到人群中，有个男人正将手伸向前面妇人的口袋。

她脚步刚一动，立刻被人拽住。回头看到从外国游人堆里脱身的夏续，他低声警告：“别乱来，周围有那人的同伙。”

他一贯明哲保身，太懂得权衡利弊。

她懒得理他，走上前去拍那妇人肩膀：“哎，真巧！啊抱歉，认错人了。”

一来一去间，那小偷收了手。妇人回头疑惑地看莫卿，顺着她的眼角望见一旁左顾右盼的小偷，立时警醒地将手伸到口袋里，松了口气。她对莫卿慌乱地点头，警惕和嫌恶地瞥一眼小偷，也不敢多说什么，脚步匆匆地离开是非之地。

莫卿转身准备离去，被小偷扯住手臂：“把我的钱包还来！”

立刻就有三五个陌生男人围拢过来，用极大的声音嚷嚷，引来路人纷纷回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钱包没了，身边就她碰了我一下！”

“哎呀，穿得端端正正的女孩子，怎么是这种人！”

“快把钱包还给人家，还要不要脸了？”

几人你唱我喝，将莫卿围起来，并对她拉拉扯扯，摆明了要找麻烦。而路人全都漠然，并无解围的人，人心冷淡早就不是新闻。

夏续微微皱眉，站在离人群约五米开外的地方，不动声色地掏出手

机，按下报警的号码。

几乎同一时刻，有人快步走过去，扯开围着的男人，将莫卿往自己身后一推，扬起拳头对着正在叫嚷的小偷脸上狠狠揍过去。

众人始料不及，一时面面相觑。

“喂，要打的话快一点，一起上也无所谓。反正你们是一伙的吧？”男人松了自己的领带，以挑衅而嘲讽的笑意望着几个小偷，“不然保安过来就没得玩了。”

他穿一身白色的礼服，肤色略沉，轮廓极深，明明该是端正的相貌，然而那略微倾斜着勾起的嘴角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吊儿郎当。

在一众明哲保身的人中，他出现得太过突兀，并且那表情理所当然、毫无畏惧，令这几人不敢轻易上前。他们互相使个眼色，骂了两句，转身很快消失在人群里。

莫卿松口气，对转过身来的恩人笑：“谢……”

她甚至没来得及在那一瞬间收回自己的笑容，尾音在空气里戛然而止，像被人突然掐住了脖子。

而那人看到她的第一时间，反应与她相同。两人的笑都僵持在嘴角，仿若化了一个夸张可笑的小丑妆。

“林今桅……”

是他没有错！是林今桅他真真切切地站在了这里——在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且无比狼狈的时候，仿佛从天而降，而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她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刻的场景。她以为自己会哭，以为自己会仓皇而逃，以为自己会目不斜视地与他擦肩而过……然而当她真切地来到了这一秒时，发现自己浑身都僵硬了。

哭不出来，双脚也被人钉在了地里，等着生根发芽。

她的声音像一道符咒，令他瞬时清醒神智，僵硬的嘴角再次勾起

来，抬眼瞥了瞥莫卿身后的夏续，目光缓缓地回到了她脸上，双手插回裤袋里。

他以一种漠然而嘲讽的姿态望着莫卿，似乎在观望一只猴子。他惯来有这个本事，能够轻易在气势上居高临下，不动声色便能让周围的人成为一个看起来特别值得嘲笑的笑话。

——可他林今桅到了今时今日这个地步，还能凭什么？

夏续嘴角也漫出笑：“好久不见了，林今桅。”

林今桅一派漫不经心，隔了数秒才懒洋洋地望莫卿：“刚才有狗在叫？”

很显然，林今桅没有任何和夏续虚与委蛇的打算，他根本连装模作样的客套都不屑于。三人周围的空气里除了寒冷，就只剩下针锋相对的硝烟味。

夏续轻笑一声，试图以同样的态度来与林今桅抗衡。在他看来，现今的林今桅不过是个斗败者，根本一无所有，连让自己动气的资格都没有。

正僵持，一道女人声插进来：“穿着店里的衣服就冲出来，店员都被你吓死！”

一个女子扯住林今桅的胳膊，动作亲昵自然，嗔怪道：“你怎么永远都这么冲动啊？我刚挑中了一套婚纱挺喜欢，快跟我进去看！”她每个尾音听起来都像是在撒娇，声音甜美得腻人。

莫卿木然地望着两人，在这一瞬仿若身边的喧嚣都消失不见，而她身处一个真空罩子里，眼里、耳边都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她突然听到了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，仿若是从遥远到永远都回不去的地方飘忽而来。那道声音无可奈何：“莫卿你……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撒娇一下吗！”

到最后已经气急败坏了。

她当时笑得不可开交，被他恼羞成怒地狠狠瞪了一眼。

那时候多好，以为可以那样嬉闹着过一辈子。

不过现在也好，他总算、终究，还是找到了这样的人。一个懂得撒娇、会无比依赖他的女孩，比自己强太多。

莫卿侧头望见林今桅身后婚纱店硕大的招牌，终于找回自己神游天外的思维，于是对林今桅笑得诚心诚意：“恭喜。”

几乎只是一眨眼的时间，时光就飞到了这里。他已经成了这样成熟而英俊的男人，并且将娶一个漂亮而乖巧的女人。而 she 以尴尬的姿态，茫然地站在他们面前，丢脸得一无所有，失败到灰头土脸，和最初的时候相比，居然没有半点进步。

最初的时候，莫卿和夏续全然是两只灰头土脸的乡下老鼠，局促地提着印有旅行社标签的旧行李袋，眼巴巴地发呆。

他俩站在林家的玄关，甚至不敢擅自踩到面前干净的地毯上。

安雯拿出两双崭新的拖鞋：“快换了鞋进来吧。”随即回头对过来的中年男人笑：“旭平，我回来了。”

中年男人叫林旭平，是林家的一家之主，也是安雯以前的上司，现在的丈夫。他看上去很年轻，身形不像一般中年人那样发福臃肿。如果不是莫卿事先知道他曾有过两次婚姻，有个儿子和自己同龄，差点会认为他只有三十多岁。

林旭平朝安雯点点头，看到她身后满脸怯怯的两个孩子，露出和善的笑容：“都杵在那里做什么，进来吧。”

安雯和他商量过这件事，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。

安雯的表妹叫莫卿，比她小十岁多，自幼就很懂事，一直生活得很困顿。安雯自己在城市里扎稳了脚跟，忍不住想要把一贯心疼宠爱的表妹接到身边生活。

林旭平觉得并无不可。他家底殷富，哪里在乎家里吃饭多添双筷子的小事。何况新妻子年轻，在他的要求下辞去了工作在家做全职太太，他却长年累月在外谈生意，没太多时间在家陪她，这种事她若喜欢便随了她去。说得直接点，纯当给她养个宠物玩。

表面上的温善风度，其实也就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恃。

他的目光掠过紧抿着嘴唇的瘦弱少年，停在女孩身上：“你就是卿卿吧？以后把这里当自己家，别这么拘束。”

莫卿忙不迭地用力点头，生怕晚了一秒就会令林旭平心里不痛快。

即便之前表姐反复跟她表明这个表姐夫很好说话，可无论如何，这样崭新而云泥之别的环境转变，对莫卿来说，就像一条蚯蚓扭着丑陋而恶心的身躯，抬头一看，望到了耸入云霄的雕龙白玉大门。

看得出她的局促不安，林旭平也不多说，只招呼他俩赶紧进来，一边朝安雯道：“路上还顺利吧？吃饭了没？让张姨把饭菜热一热。”

“路上有点堵车，不然能更早点。”安雯将外套递给保姆，想了想转头道：“张姨，你先把行李放到我昨天让你打扫的房里去，再收拾客房出来。卿卿、夏续，你们先去吃饭。”这样说着，她一拍自己额头，朝林旭平笑：“我差点忘了……这个叫夏续，是卿卿的弟弟，今天帮忙送行李来。”

林旭平听她说过，她表妹的母亲和一个带着儿子的男人重组了家庭，所以也不以为意，朝夏续点了点头。

夏续紧紧扯着自己的裤袋，沉默着朝林旭平点头。

突兀地就有一道戏谑且绝无善意的声音传来：“张姨，你知不知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什么意思？”

这句话的音量太过刻意被扬高，针锋相对的讽刺意味十分明显，是赤裸裸指着安雯说的。安雯当没听到，细声跟张姨交代着事情。林旭平则略沉了脸色，转过头去警告地瞪了一眼说话的少年。

莫卿感受到猛然而生的喷薄的怒气，正朝自己和表姐迎面扑来，仿若汹涌翻腾的海浪，张牙舞爪试图将所有人淹没。她循声抬头，望见二楼趴着扶栏似笑非笑地望着这边的少年。

他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的年纪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从裸露在外的胳膊看起来十分精瘦，肤色略沉，不似夏续那样白，细看能分辨出是健康的小麦色。这人脸上满满都是吊儿郎当的笑容，勾起的嘴角令人看起来并不舒服，加上他黑濯濯的眼睛太过坚定而轻蔑，像极了一只正在守候猎物的鹰。

他本正盯着安雯，注意到有人望着自己，目光移到莫卿身上，与她对视。忽而转身一个撑手，他便坐到了光滑的楼梯扶栏一路滑到一楼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漂亮得很。

然而没人欣赏和鼓掌，林旭平叱道：“林今桅！说了要你走楼梯，这像什么样子！”

——这个人就是表姐说的那难缠的大少爷林今桅。莫卿默默地想。

来之前，安雯跟她大致地说了下林家的情况。林旭平唯有这么一个已逝爱妻留下的儿子，和莫卿同龄，平日里行事十分荒唐，是个没救的小混混，仗着家里的钱摆平惹下的一连串烂事，勉强在学校里读下去。林旭平对他无可奈何，骂也骂打也打，始终没忍心赶出家。

林今桅已经跑到莫卿面前，抛玩着手机，直直地看着莫卿。他的目光太过直接而具侵略性，使人浑身难受。

莫卿不自然地低下头，望着自己已经洗得泛黄脱胶的旅游鞋，这还是安雯穿旧了给她的，也是她最好的一双鞋。原本安雯想给他俩置办一身新行头，不过因为堵车，怕误了晚上的事，只好许诺改日再带他俩去逛街。

林父皱了皱眉，瞥一眼穿着夏威夷风情图案的沙滩短裤，踩着一双人字拖就噌噌跑过来盯着看的儿子。

“不成样子，说了今天会有个妹妹过来，你就不能有点当哥哥的样子？”

林父的话音还未落下，林今桅的脸色已经变了一变，数秒之后稳住神色，理都没理自家父亲，只朝莫卿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他的态度暂且并不十分嚣张，然而语气里带有让人无法轻易忽略的理所当然——好像他的居高临下十分自然。

“我叫莫卿。”她的声音极小。

“嗯……”他挑着眉点点头，再上下打量她两眼，“快换了鞋进来啊。”

出乎林父和安雯意料的是这个混世小霸王今天倒没有立时发难，对莫卿说不上多热络，但就他来说已经算是不错。

莫卿和夏续再忐忑也只能默默地脱鞋子整齐地摆到一边，然后拿过拖鞋。

“噗！”

突然的喷笑，令莫卿的脸刹那间红到了脖子根，准备去拿拖鞋的手也僵持在空气里。她先前一直羞于换鞋的原因就是想到了自己脚上破了个洞的袜子，想要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赶紧从旅游鞋里转移到拖鞋里去，不料这个林今桅却一直盯着她的一举一动，摆明了是在等着找机会嘲笑她。

如今他这一声嗤笑，将原本已经转身的三个大人的目光全部吸引回来，顺着他好笑的目光望向莫卿窘迫不安的脚。那双脚上穿着本是白色，如今已经被洗成了灰败色的破袜子，脚拇指好奇地从洞口探出头来，触到冰凉的地板，被众人各异的目光所吓到，不安地试图缩回去。

莫卿在这一刻极想打开旁边的鞋柜钻进去。

安雯的脸色隐隐不好看，她上前一步挡住了林今桅的目光，伸手拽莫卿：“这冷天气踩地上做什么，快穿上拖鞋。夏续也是，换了鞋去洗

手，吃饭去，下午我带你们去超市买点生活用品。”

一旁的张姨也忙打圆场，提过两个孩子手上的行李袋：“是啊是啊，这天气冷，踩地上容易感冒。先去洗手，我马上去热饭菜。”

林父转过身去，狠狠地瞪一眼儿子，递给他个警告的眼神，然后朝书房走去。

吃饭时林今桅又阴魂不散地跟上来，硬要抓双筷子凑到饭桌上，被张姨不冷不热地说了句：“不是刚吃了不久吗？吃多了也不好。”

虽然没搞清楚林家的究竟，但张姨毕竟只是个保姆，莫卿惊诧于她怎么会用这种语气对林家唯一的小霸王说话。即便不顾及林旭平一家之主的面子，也不怕林今桅事后报复？抬眼却望见林今桅正在夹菜，自得其乐的样子压根当张姨的话是耳边风，刮过去就没了。

似乎是注意到了自己对面莫卿的视线，他抬眼望过来，嘴里还嚼着肉片。莫卿觉得自己似乎在一瞬间看到他眼中张牙舞爪的狰狞恨意，眨眼间便恢复了轻松惬意的样子，令她不得不怀疑自己刚才想太多。

他咽下肉片，和颜悦色地叫她：“莫卿是吧？”

莫卿急急吞下嘴里的饭：“嗯！什么事？”

她的样子太过认真，反而令林今桅愣了愣，随即才又笑起来：“没什么事，不过你初来乍到，我想跟你熟悉一下。”

她越发绷紧神经，放下筷子，挺直了背脊看他。一旁安雯不动声色地望过来，连夏续也抬眼，眼中似有忧色。

“你刚才看着我做什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哦，倒也不用道歉。”林今桅摆摆手，“只是别跟看动物园猴子似的看我。”

她连连摇头，慌忙解释：“抱歉，我不是……”

他慢条斯理地截断了她的话：“事实上你自己才是那只猴子不是吗？”

莫卿神色僵硬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他的挑衅，只好低下头来默不作声。

见状不对，安雯忙打圆场：“吃完饭再熟悉也不迟，别不消化。莫卿别愣着，快吃饭。还有，今桅啊，以后莫卿住下来，下个学期就转学过来，和你一个学校，是同年级，还要你多照顾。”

她一直试图和表姐这个实际算自己同辈人的继子打好关系，可惜以往都是热脸贴他的冷屁股，渐渐不那么热络，但还是无时无刻不对他客客气气的。

莫卿这才又捧起了饭碗，只敢夹离自己最近的青菜，埋头往嘴里猛扒米饭。而林今桅也没再说话，拿着一只鸡腿慢慢地啃。谁也没有再说话，饭厅里只听得到咀嚼的声音。

眼看这一餐几乎称得上“鸿门宴”的饭终于要吃完了，莫卿正扒拉着最后两口饭，林今桅叹了口气：“你吃饭能别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吗？听起来好恶心。”

安雯的脸色青紫不定，莫卿的脸色寡白。林今桅露出心满意得的笑容，似乎适才的所有蛰伏和等待就为了这一刻。他将筷子一扔，起身扬长出门而去。

第一餐饭就这样吃得不欢而散。第一次莫卿和林今桅见面，她被他要弄得无地自容。

夜里，莫卿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一时想起了离家时母亲担忧的眼神，一时又想起继父冷笑嘴角。

“你在别人家，千万别招人嫌。”母亲不放心地嘱咐着。

继父冷笑一声：“摆明了就是去给人找麻烦的，怎么可能不嫌？”